

## 01 阿母的祕密

黃文俊

我讀國小三年仔彼冬，阮規家伙仔搬去臺北拍拚。頭先，阿爸捌做過塗水，嘛捌賣涼水，日子猶原攞袂得過。落尾，阮爸母排擔仔賣臭豆腐恰雞絲麵。做油湯的槓頭濟、大細漢攞愛鬥跤手，毋過錢水加真活，比佇庄跤較好過日。

讀五年的歇熱，有一暗我半暝跔起來放尿，聽著阿母咧共阿爸嚷：「咱規家伙仔拍拚遮久，誠無簡單生理較穩定矣，想欲儉錢佇臺北買厝，你煞大主大意欲借錢予人，這擺我袂當順你的意啦！」

隔轉工早起，阿母神祕神祕共我叫去房間內，對衫仔櫥內底共貯錢的銅管仔提出來，內面有一疊一百箍的銀票，叫我陪伊去郵局開戶。因為阿母毋捌字，欲叫我替伊寫資料。後來，我才知影是賣糶粿的坤炎伯欲共阿爸借錢，阿爸無恰阿母參詳就答應矣。阿母驚阿爸做人愛面子、不時借錢予人，決定偷偷仔開一个口座共錢儉起來。伊講阿爸若無看著錢，就較袂弄枋仔花。

口座辦好勢，我真好玄共阿母手內的寄金簿仔搶來相規晷久。彼是我這世人頭一擺摸著寄金簿仔，嘛是阮兜儉錢的第一步。自彼時，阿母收擔、算數的時攞會藏寡私奇，一站仔就會叫我陪伊去郵局。沓沓仔，阮兄妹仔逐个攞捌

輪流陪阿母去寄錢，規家伙仔干焦賭阿爸毋知這個祕密！

佇我升國中彼年，夜市仔有迴迴人欲共阿爸敲油。阮阿爸無答應，個就歇空來厝裡欲押欲拍。後來，阮煩惱臺北無法度闊蹠落去矣，透暝共包袱仔款款咧就坐夜幫車轉去庄跤覷。

轉去庄跤了後，阿母決定欲買地來起厝。彼暝，阮規家伙仔做伙參詳，阿爸講：「佇臺北四、五冬，生理雖然袂穩，煞無賭倂濟錢，拍袂直啦！」落尾，阿母提出彼本寄金簿仔，阿爸看阮逐个攞微微仔笑，才發覺伊家已是上晏知影這個祕密的人。

阿母共口座內底恰阮幾個阿兄出社會趁的錢做伙，用來買地、起厝。雖然無啥夠，個就共會仔錢標來相添，阮這口灶總算有一間家己的厝，這攞愛感謝阿母彼本祕密的寄金簿仔。

## 02 爸仔囡的對話

陳雅菁<sup>1</sup>

阮阿爸是一个好性地闊樂暢的人，小可仔歡喜代就掛佇喙邊講幾若擺。伊三不五時椅頭仔站咧，就佇門口埕恰人話袂煞，磕袂著就咧替人做公親，厝邊頭尾攞笑講伊是阮這箍圍仔的總管。

阿母破病了後，阿爸為著欲顧伊心愛的牽手，就足少踏出阮兜的戶樞，嘛較少咧和外人交插矣。這種烏天暗地的日子過欲規十冬，阿爸樂暢的個性嘛去予阿母的病磨甲強欲烏有去矣。毋知影對底當時開始，我就真罕得咧參阿爸開講，較講嘛是：「你有揣時間歇睏無？」「阿母敢有較好？」自從阿母予佛祖炁轉去了後，阮阿爸生活變甲足無聊，逐日除了看電視，就無別項代誌通做矣！雖然，我嘛是逐工敲電話和伊講一寡五四三的，毋過，攞揣無共同的話題，佇電話中定定礙虐礙虐，講無幾句就共電話切斷去。

舊年，我開始做閩南語老師，我發現阮爸仔囡的話題變甲加誠濟。有一擺，我問阿爸：「你敢知影橐袋仔袋磅子的磅子是啥物意思？」老爸佇電話彼頭敢若曲盤跳針咧，一直趲趲唸講：「啊都無半仙的意思！啊都攞無錢！」我應講：「是『砵碼』！」老爸講伊這個老歲仔強欲予少年

人考倒矣！為著無欲認輸，見擺若聽著電話咧震，伊攞會隨來接，接受我的考驗。阮兩個就按呢伊教我閩南語，我教伊華語。闊有一擺，我講：「阿爸，共你講喔！『麻雀』的臺語叫做粟鳥仔。」阿爸隨應講：「哪會是？明明就號做厝角鳥仔啊！」為著這件代誌，我闊去揣資料，才知影原來這是地方性的講法。

俗語講：「老的毋講古，少年的就毋捌寶。」現此時，我若拄著無啥會曉唸的詞抑是毋捌的俗語，電話就擡起來，敲轉去臺南問阮彼个博士博的阿爸，伊嘛真歡喜講古予我聽。我發現揣老爸練武功，毋但會當增加功力，闊加足濟爸仔囡之間的話題，真正是「一兼二顧，摸蚬仔兼洗褲」！

---

<sup>1</sup>陳雅菁(Tân Ngá-tsing)